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說岳全傳  
第六十八回 牛通智取盡南關 岳霆途遇眾好漢

詩曰：父子精忠鐵石堅，一朝駢首喪黃泉。心懷萱室遭顛沛，聚眾興師赴古滇。

話說牛通正在盡南關下叫罵討戰，忽見鸞英放炮出關。牛通抬頭一看，但見馬上坐著一員女將，生得：

眉含薄翠，殺氣橫生；眼溜清波，電光直射。面似楊妃肥白，腮如飛燕霞紅。玉筍纖纖，掄動梨花飛舞；金蓮窄窄，跨著駿馬咆哮。戴一頂螭虎鳳頭冠，斜插雉尾；穿一領鎖子魚鱗甲，緊束戰裙。儼然是《水滸》扈三娘，賽過那《西遊》羅刹女。

牛通見了，大喜道：「這是我的夫人來了！我等不是無名之輩，乃藉塘關總兵的內侄婿、太行山大王的公子，正是門當戶對。不如和你結了親，放我們到雲南去，叫你父親仍在此做總兵，豈不為美？」石鸞英大怒道：「黃毛小丑，休得胡言，照槍罷！」挺起手中槍，劈刀刺來，牛通舞刀相迎。未來往往，戰不到□餘合，牛通力大無窮，鸞英那裡招架得住，轉馬敗回，牛通拍刀追來。鸞英回頭一看，見牛通將次趕近，暗暗的向錦袋內取出一個石元寶來，喝聲：「醜漢看寶！」丟至空中。牛通叫聲：「不好！」將身一閃。那石元寶落將下來，正打在牛通腰眼骨上，牛通大叫一聲，伏鞍落荒而走。

鸞英勒回馬頭，卻要追趕，這裡忙了歐陽從善，掄動雙斧，大喝一聲：「蠻婆！休得追我兄弟，我『五方太歲』來也！」鸞英見勢來得兇，隨手在袋內又摸出一個石元寶，劈面打來。歐陽從善將斧一隔，當的一聲，打在左手背上，拿不住斧，把斧丟下，轉馬敗回本陣。

宗良拍馬舞棍接著，鸞英廝殺不上三四合，鸞英又勒馬敗回。宗良道：「別人怕你暗算，我偏不怕。」拍馬追來。不道鸞英又暗暗的腰邊取出一柄石如意來，丟在空中，落將下來，宗良眼快，把身子一偏，卻打著坐的馬腳，那馬負疼一躡，把宗良掀下馬來。鸞英舉槍回馬刺來，岳營內韓起龍、韓起鳳雙馬齊出，眾軍救了宗良回營，鸞英也不追趕，拿著得勝鼓回進關中，不表。

且說牛通被石元寶打傷，伏在鞍上落荒而走，昏迷不省人事。不道前面兩個後生坐著馬，後面跟著□數個家將，擊鷹牽犬，出獵回來。那牛通的馬跑到二人面前，那後生道：「這個人怎的在馬上打瞌睡，待我耍他一耍。」遂將馬一攔，那馬一閃，將牛通躍下馬來。牛通大叫一聲：「痛死我也！」睜開眼睛一看，祇見二人在馬上大笑。牛通叫道：「你們是誰？把我推下馬來。」二人道：「你是何人？往哪裡去？卻在馬上睡著。」牛通道：「我乃『金毛太歲』牛通，奉父親牛皋之令，送岳雷兄弟往雲南探母。來到此間，那盡南關總兵石山，不肯放過。我與他女兒交戰，被他用石元寶打傷了腰，因此敗下來。」

二人聽了，慌忙下馬扶起牛通，道：「小弟非別，姓施名鳳，父親施全，那位兄弟姓湯名英，乃叔父湯懷之子，我二人奉母親之命，往化外去問候岳老伯母。路過盡南關，遇見石山，強留我兩個為螟蛉之子。今日幸得相遇牛兄。那石山女兒鸞英曾遇異人傳授石元寶、如意打人，百發百中，難以取勝。小弟今有一計在此，不如將牛兄綁了，送進關去，祇說我二人出獵回來，路上遇見。解至石山跟前，我二人相助，將那廝殺了。搶了小姐，與牛兄完婚，不知可使得否？」牛通大喜道：「此計甚妙！」

施鳳、湯英就將牛通綁了，回至關中，一齊來見石山，道：「孩兒們出獵回來，路遇一人敗下來，細細盤問，乃是賊將牛通，被孩兒拿下，候父親發落。」石山聽了大喜，吩咐將牛通推進來。兩邊軍士答應一聲，出來將牛通推至大堂。牛通立而不跪，石山大罵道：「該死的賊！今日被擒，命在頃刻，尚敢不跪麼？」牛通將怪眼圓睜，黃毛倒豎，大吼一聲：「你這萬副的賊！」便把繩索攢斷。施鳳遞過潑風刀，牛通接刀趕上前來，將石山一刀殺死。兩旁家將被施鳳、湯英連數□數人，大喝道：「降者免死！」眾人聽見，一齊跪下，口稱願降。牛通奔進私衙，正遇鸞英，上前一把抱住，飛身上馬，竟往本營而來。

岳二公子因眾將敗回，不知牛通跌傷敗走何處？正在著急，忽然軍士來報道：「牛將軍拿了一員女將回營來了。」二公子大喜。祇見牛通抱了石鸞英來，大叫道：「二兄弟！快進關去，我放了嫂嫂就來的。」二公子問了牛通底細，帶領人馬來至關前。祇見湯英、施鳳上前迎接進關，二公子與施鳳、湯英見過了禮，一面將石山屍首收拾安葬，盤查糧草，給賞軍士，一面大排筵席，請眾弟兄飲宴。

且說牛通將鸞英抱進營中，不由分說，扯去盔袍，按倒在床。鸞英左推右避，終是力怯，這一場可羞之事，怎能免得？詩曰：柔枝嫩蕊尚含苞，浪蝶初棲豆蔻梢。正是鸞聲鳴噦噦，復教黃鳥試交交。

歡畢起身，石鸞英羞慚滿面，低頭垂淚。牛通道：「我和你既做了夫妻，自當百年偕老，何必如此！」隨即整理衣裳，一同拔營，帶了人馬進關。來到衙門，與岳雷相見，說明已許成配匹。岳雷就差人將鸞英母女送往平南關，與巴秀琳、王素娟一同居住，不提。

卻說岳雷當晚把人馬在關內紮住了一夜。次日，即便催兵起身，往化外而來。有話即長，無話即短。在路非止一日，早已到了雲南。岳雷已探知母親與柴王母子，將土官的衙門改造王府，一同居住。便將人馬安頓，同了眾弟兄一齊進關。到王府來，見了母親、嫂嫂並各位兄弟，將前事細說了一遍，又引眾弟兄拜見了岳太夫人。太夫人甚喜，命拜謝了柴娘娘。柴娘娘命柴王到後堂與眾人相見，就結拜做弟兄。岳雷問道：「三弟因何不見？」岳夫人道：「我因記念你，在一月之前，打發他到寧夏來尋你了。」岳雷道：「三弟年紀幼小，路上倘有疏失，如何是好！」柴王道：「二兄弟，不須愁慮，我有護身批文與他，祇說寧夏公幹，路上決無人盤問的。」岳雷聽了，方纔放心。當日，柴王大排筵席，與眾弟兄開懷暢飲，直吃到月轉花梢，各人安置。這一班小英雄自此皆在化外住下。正是：

飄蕩風塵阻雁魚，幸逢骨肉共唏噓。幾番困厄勞無怨，相敘從容樂有餘。

再說那三公子岳霆，一路上果然驗了護身批文，並無人盤問，安安穩穩，直到寧夏。問到宗留守府中，傳宣官進去通報，宗方吩咐講進相見。三公子進內，見了宗方，雙膝跪下，將岳大夫人書札呈上。宗方接書，拆開觀看，就用手扶起三公子，便問：「賢侄，一向令堂好麼？」岳霆即將前後事情細訴了一遍。宗方道：「你哥哥並不曾來此，我因心下也□分記念，故此叫我孩兒宗良前去尋訪，至今也無音信回來。前日有細作來報，說你哥哥在臨安上墳，到烏鎮殺了巡檢，共有六七個人往雲南去了！我已差人前去打聽。賢侄且在我這裡住幾日，等打探人回來，得了實信，再回去稟復令堂便了。」岳霆道：「多感老伯父盛情！但侄兒提起上墳，意欲也往臨安去祭奠一番，稍盡為子之心。」宗方道：「賢侄要去上墳，乃是孝心，怎好阻擋你？但奸臣正羅網密布，如何去得？也罷，你可假裝作我的孩兒，方可放心前去。」公子應允。當日設宴款待，過了一夜。次日，宗方點了四名家將，跟三公子同上臨安，囑咐道：「路上倘有人盤問，祇說是我的公子便了。」岳霆拜謝。宗方又再三囑咐：「路上須要小心！」

三公子拜別，出街上馬，四個家將騎馬跟隨上路。一日，來至一座山前，但見大松樹下，拴著兩匹馬，石上坐著兩位好漢。一個旁邊地上插著一杆鑿金槍，生得面如重棗，頭戴大紅包巾，身穿猩紅袍，年紀不上二□歲；一個面如藍靛，髮似朱砂，膀闊腰圓，頭戴藍包巾，身穿藍戰袍，年紀二□三四光景，旁邊石壁上倚著一柄開山大斧。

岳霆剛走到面前，那二人把手一招，說道：「朋友！何不在此坐坐？我們打伙同行如何？」岳霆見那二人相貌雄偉，料不是常人，便下馬道：「如此甚好。」二人立起身來見禮。三個俱在石上坐定，岳霆便請問：「二位尊姓大名？今欲何往？」那紅臉的道：「在下姓羅名鴻，因我生得臉紅，沒有鬚鬚，那些人就起第一個渾名，叫『火燒靈宮』，乃湖廣人氏。」那藍臉的道：「在下姓吉名成亮，乃河南人氏。人見我生得臉青髮紅，多順口兒叫我做『紅毛獅子』。今要往臨安去上墳的。」岳霆道：「羅兄貴處湖廣，吉兄又是河南，為何墳墓反在臨安？」那二人道：「兄長有所不知，家父叫做羅延慶，吉兄令尊叫做吉青，皆是岳元帥的好友。祇因岳老伯在朱仙鎮上，被奸臣秦檜連發□二道金牌，召回臨安，將他父子三個害了性命。家父同了眾位叔父，提兵上臨安去報仇，來至長江內，岳伯父顯聖，不許前去，所以眾人盡皆散去。家父回家，氣憤身亡，吉叔叔不知去向。今我二人奉母親之命，

往臨安去上岳伯父的墳。」

岳霆聽了，大哭道：「原來是羅、吉二位兄長！待小弟拜謝。」二人問道：「兄長是他家何人？」三公子道：「小弟乃岳霆是也。」就把流到雲南、奉母命往寧夏訪問二哥岳雷、見過了宗叔父，今要往臨安去上墳之事，細細說了一遍，道：「今日天遭相逢，實出萬幸！如今同了二位哥哥前往臨安，可保無事。」三人大喜，遂即撮土為香，拜為弟兄，便一路同行。

一日，來至一座大樹林中，祇見一個人面如火神，髮似朱砂，身長體壯，手提大砍刀，立在樹林前。見了岳霆等三人便迎上前來，把手中刀擺一擺，大叫道：「快拿買路錢來！」羅鴻上前道：「你有甚麼本事？擅敢要我們的買路錢？」那人道：「不用多講，若無買路錢送爺爺，休想過去！」岳霆聽了大怒，把手中槍緊一緊，劈心刺來。那人用手中大刀招架。來來往往，戰有三四〇個回合，羅鴻上前，把手中鑿金槍架住二人的兵器，說道：「朋友，你的山寨在於何處？我們一路行來，實在肚中飢餓了，你也該留我們吃頓酒飯，再與你戰。」那人道：「我那裡有甚麼山寨？祇因要往一個地方去，身邊沒有了盤費，故在此收些買路錢做盤費，那有酒飯與你們吃？」吉成亮道：「你說要往那裡去，且與我們說知。」那人道：「我因要往臨安去上岳元帥的墳。你們身邊若有銀錢，快快送些與我，省得我來動手。」岳霆忙叫道：「好漢！你與岳家是何親戚？要去上他的墳麼？」那人道：「我就說與你聽何妨！我姓王名英，綽號叫『火神』。先父王貴，乃是岳元帥的好朋友。我奉了母親之命，到岳伯父墳上去走走。」岳霆聽說，慌忙下馬道：「原來是王家哥哥！小弟不知，多多得罪！」王英亦拱手問道：「兄是他家何人？」岳霆道：「小弟乃岳元帥第三子岳霆的便是。」王英道：「呀！原來就是岳家三弟，正乃天遭相逢，不知這二位高姓大名？」羅、吉二人亦下馬相見，各通了姓名。家將就讓了匹馬，與王英坐了。

同行了數日，已到了海塘上。遠遠望見一個大漢，身長丈二，搖搖擺擺的走來。吉成亮叫聲：「羅哥，你看那邊有個長子來了，我們將馬衝他下塘去，耍他一耍。」羅鴻道：「有理。」二人遂將馬一逼，加上兩鞭，跑將上去。那大漢見馬衝到面前，便將雙手一攔，那兩匹馬一齊倒退了〇餘步。那人就向腰邊取出兩柄鐵錘來，擺一擺，喝聲：「誰人敢來嘗我鐵錘！」

二人見那人力能倒退雙馬，手中鐵錘足有巴斗大，甚是心慌。那岳霆就下馬來，上前一步，叫道：「老兄息怒！我們因有些急事，故此誤犯虎威，真正得罪了，幸勿見怪！」那人便收了錘，說道：「你這位朋友，還有些禮數，看你面上罷了。我對你說，我如今要往臨安去，代一個人報仇。他那裡千軍萬馬的地方，我尚且不懼，何況你這幾個毛人？」岳霆道：「如此說來，是位好漢了！請教尊姓大名？」那人道：「我姓合余名雷，因我生得臉上不清不白，人都順口兒叫我做『煙熏太歲』。」岳霆聽了，便道：「兄長的令尊，莫非是余化龍麼？」余雷道：「先父正是余化龍，朋友何以認得？」岳霆道：「小弟就是岳霆，這位是羅兄，那位是吉兄，此位是王兄，都是各位叔父之子。」余雷大喜，岳霆就招呼三弟兄下馬，各各相見行禮。

余雷便問：「三弟要往何處去？」岳霆將父兄被秦檜陷害，母親流徙雲南，如今奉母命，往寧夏探望二哥。誰知二哥未曾到彼，同了好幾個朋友，往臨安上了墳，想是去往化外了。小弟不曾會著，所以不知實信。如今同這三位弟兄，也要到臨安去上墳。余雷道：「伯父被奸臣害了，先父因報仇不遂，自刎而亡。我今欲到臨安覷個方便，將這些奸臣刺殺，替伯父、父親報仇！今日幸遇三弟，正好同行。」一眾大喜，遂到驛馬行內，僱了一口腳力，同余雷一路而行。

行了數日，已到武林門外，揀一個素飯店歇下，吩咐家將打發了僱來的牲口，將自己的馬匹牽在後邊園內養了。店主人送夜膳進來，便問道：「客官們到此，想必是來看打擂臺的了？」余雷問道：「我們俱是江湖上販賣雜貨的客商，卻不曉得這裡甚麼是『打擂臺』？倒要請教請教！」那店主人言無數句，話不一席，說出那打擂臺的緣故來。有分教：昭慶寺前，聚幾個英雄好漢；萬花樓上，顯一番義魄忠魂。

真教：雙拳打倒擒龍漢，一腳踢翻捉虎人。畢竟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